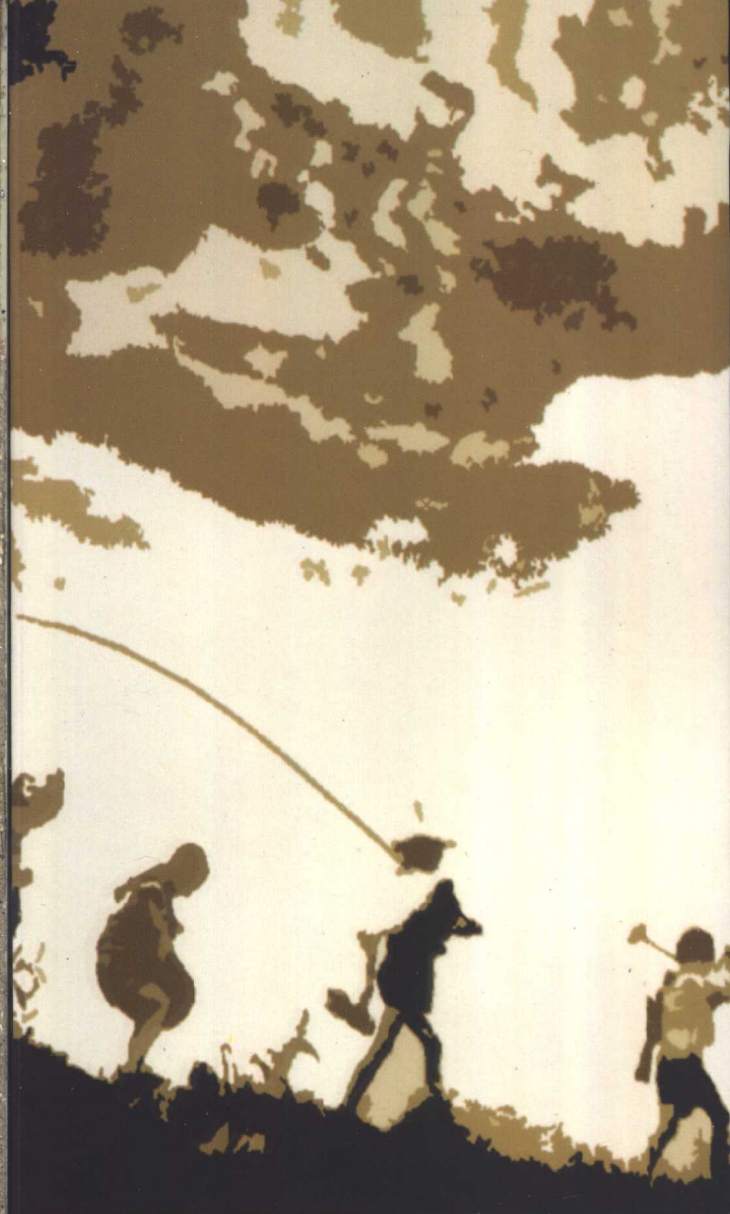


艾伟/著

水中花

群众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中花 / 艾伟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04. 1
ISBN 7-5014-3072-1

I. 水… II. 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05948 号

水 中 花

著 者: 艾 伟
责任编辑: 晓 潇
封面设计: 赵 磊 张 健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 电话: 67633344 转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邮 编: 100078
网 址: [www. qzcbbs. com](http://www.qzcbbs.com)
信 箱: [qzs@qzcbbs. com](mailto:qzs@qzcbbs.com)
印 刷: 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×1230 毫米 32 开本
字 数: 146 千字
印 张: 7.25
版 次: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7-5014-3072-1/I·1296
印 数: 0001—6000 册
定 价: 12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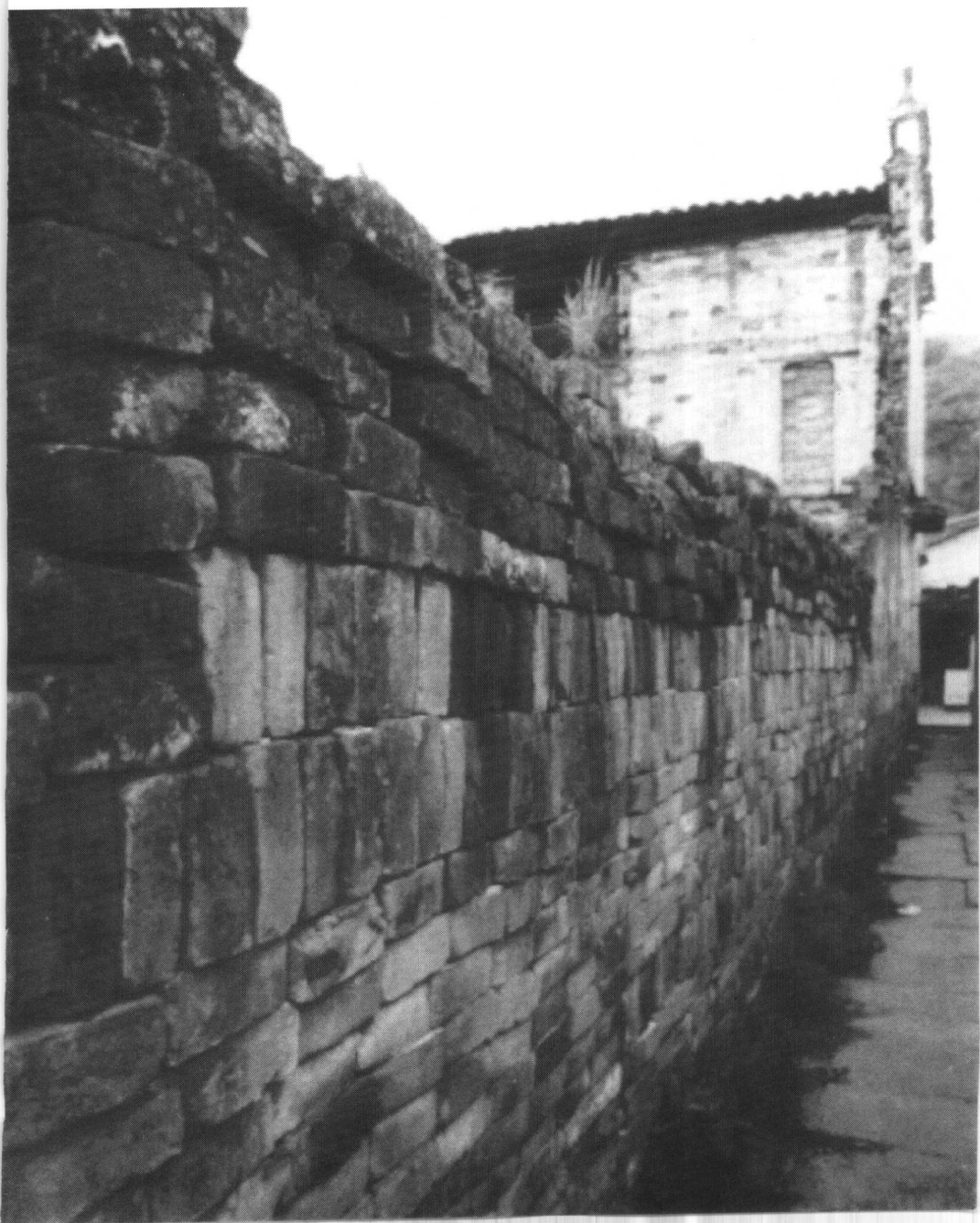
群众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,
群众版图书,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一	水中花	1
二	白头翁	49
三	说话	65
四	七种颜色的玻璃弹子	77
五	和木壳收音机做伴	89
六	养鸽人家	103
七	表姐和她的猫	117
八	老实人	131
九	伤疤	151
十	亲骨肉	165

水中花

shui zhong hua



我经常觉得这世界相当令人困惑。这感觉很早就有了。三十年前,我还是一个孩子,我喜欢坐在明江边,看江水平静地流淌。我知道它已流淌了很多年,这条河流就像岸上诡异的尘世,深藏着我所不知道的秘密。

那天,天气晴朗。阳光照在水面上,水面成了一面巨大的镜子。我看到有一具尸体从上流漂来。我注意那尸体很久了,它最初在天的尽头,白茫茫之中一个黑点。后来,这黑点白了起来,在阳光下闪亮,就好像那里漂浮着一个水晶球或一朵白花。有几只鸟在水面上飞来飞去。它们好像也看到了浮尸,它们发出了几声惊恐的叫声。我感到这世界很神秘,深不可测。

我对郭听说:“你瞧,又是一具尸体。”我和郭听在这条江上已见过几具浮尸了。我说:“它也许漂了几天了。”有一阵风吹来,风中有一丝咸腥味。

郭听说:“王福老头又有事做了。”

王福老头是管闸门的,那尸体最终会漂浮到闸门那儿。

我说:“是的,有事做的可能还有公安。”

“还有震宇。”郭听嘿嘿笑了一下,好像在为自己说出这句话而暗暗喝彩。一会儿,郭听说:“你猜他是怎么死的?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又不是震宇。”我说,“也许是自杀,也许是被人

谋杀的，也许是不小心掉到江里去了。我不知道。”

郭昕茫然地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”

“好像是个女人。”我是猜的。没有道理。也许是因为那浮尸看上去像花朵，也许是因为我心里希望是个女人。女人好像更令人浮想联翩。

“我看不出来。”

“我也看不出来。”

我看不出来，但如果一定要有道理的话，我可以说出一些：因为前几次死的都是男的，所以现在可能是个女人了；或者，因为那尸体像花朵一样鲜艳，所以是个女的。但也许根本就不是一具尸体，就是一朵花，水中花。我对这样那样的逻辑相当不自信。我总感到道理是一回事，事实可能是另一回事。这说明我没有震宇那么聪明。震宇总是能说出所以然来。他是我们街区最聪明的孩子。我猜，这会儿，震宇一定也发现了这具尸体。这世上发生的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
我和郭昕经常坐在江边发呆。放假之前，我对这个暑期充满憧憬，我觉得暑假就像书中描写的共产主义一样，向我展现生动、有趣、令人迷幻的前景，让我精神无比振奋。但真的过上了，却是一点也不共产主义，而是无聊。我担心未来的共产主义（他们说马上就可以实现）也是这个样子。现在，看来有事情做了。因为我们发现了一具尸体。我们向闸门方向奔去。

尸体已被放在岸上。果真是一具女尸。我不禁为自己的先见而得意。公安已经赶到了。我认识那个金鱼眼公安，哪里出事都能

见到他，但我认为他只不过是一狗腿子。我经常见到他在公安局的院子里擦那辆吉普车，把轮胎擦得一尘不染。不要以为他是驾驶员，他不是，他只不过是爱干杂活罢了。看他那样儿也不像有多少脑细胞。

王福老头的衣服是湿的。其实他可以换一件干衣服，但他要让人知道这女尸是他捞上来的。湿衣服对王福来说太重要了，就好比劳模胸前的大红花。我猜得没错，震宇也在那里。他目光犀利地看着这具女尸。他虽然嘴上暂时还没毛，但他的表情却比成年人更沉着、更自信。他有一双看透一切的怀疑的眼睛，看人时显得锐利而无情。就好像他的目光已穿越我们的衣服，看透了我们的五脏六腑。他的眼白面积大，使他看上去有一种瞧不上人的劲儿。他给人的感觉是这世界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

震宇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女尸，就好像已经爱上了这个死去的女人。不过，凭良心说，这女人如果活着应该是个大美人。她身上的湿衣包裹着她的身体，她的双乳高耸着，显得沉甸甸的，就好像双乳经过水的浸泡后变得更加瓷实了。她再一次让我想到花朵。

大家在开王福的玩笑。有人说：“王福，你把这女人捞上来时有没有摸她的奶？”王福说：“死人的玩笑开不得，当心她晚上缠上你们。”有人说：“我倒是希望她缠着我呢，王福你这个老光棍，你难道不想？”王福嘿嘿嘿地笑起来。

一个法医在解剖尸体。令大家吃惊的是女人的肚子里有孩子。这孩子早就死了。如果孩子活着，乃是人间奇迹，当惊世界殊。

那个金鱼眼的公安在一旁记录，他的眼睛很亮，但亮得像一个白痴。看到孩子从女人的肚子里掏出来，大家都不吭声了。他娘的，这么年轻的姑娘，已不是黄花闺女了，孩子都有了哇。我和郭昕比较关心小孩下边究竟长着鸡巴还是仅仅只有一条缝，但震宇已闭起了眼睛。他们说，只要震宇一闭眼，世界就豁然开朗。

大家都敛声屏气，希望公安有惊人的发现。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，好的公安都在电影里，眼前这些家伙虽然搞得神神道道，好像什么都明白，其实都是吃干饭的。去年，我们街区曾发生过一起强奸案，到现在还破不了。那个被强奸的姑娘倒是尽人皆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震宇突然说出掷地有声的话来：

“是一桩凶杀案。”

大家都回头看他。但他再无下文。他昂着头在我们迷惑的视线里远去。

三十年前，我生活的街区破烂、潮湿，小巷幽深，巷子的墙上生长着白硝和青苔，我们沿江而居，生活清苦。那年月也没有什么娱乐，惟一能找的乐趣，就是大伙聚在一起，打架或吹牛。

如我所料，关于浮尸的案子，公安那边再没传出什么消息。我们都指望震宇说出真相。这几天大伙都在套震宇的近乎。他说这是一桩凶杀案总有他的道理。震宇显得比谁都牛皮。震宇平时是独来独往，大伙都不喜欢他。但想要让世界豁然开朗，还得靠他那颗天才般的脑子。所以，让这个一向自负的人牛皮一点也可以接受。毕竟那具美丽的女尸搞得大家心头痒痒的。

开始震宇没说话，但等到大伙都到齐的时候，他开口说话了。

震宇平时沉默寡言，可一旦开口就相当雄辩，并且他说得字正腔圆，像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发布最高指示。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得过他。他说，这个女人是他杀，因为这个女人肚子里有孩子。他说，有孩子的女人绝不会自杀。另外，这个女人很年轻，法医说了，这个女人不会超过二十，还没到法定婚龄。由此，可以断定，肚子里的孩子是非法男女关系的产物。

震宇说话的时候，他的黑眼珠钻入了上眼帘，他的眼白对着我们。我猜，他根本没看我们一眼，在他眼里我们这些人充其量也就是随处飘荡的空气。也许连空气都不如，空气还可以呼吸，而我们基本上在与不在一个样。他白眼的样子，让我们觉得他已看见了那个凶手在某个角落里发抖。

他继续说：“她是被人谋杀的。杀她的人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个把她肚子搞大的人。那个人不想让他们的事暴露，所以就杀了她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大家纷纷问道。如果回答这样幼稚的问题，那震宇如同我们一样幼稚了。他一脸的不屑是正常的。他的眼睛完全闭了起来。我猜想，在他眼里，我们一定只不过是一群无头苍蝇，只会嗡嗡地叫个不停，根本不会思考。

一个月后，关于明江上游漂来的女尸案告破。事实证明，震宇的推理完全正确。来自公安的可靠消息说：女尸的身份是一位教师，把她肚子搞大的是她所在学校的校长。是校长把她推入水中淹死的。

八月的某个早上，我和郭昕赶到明江上流、离我们街区大

约十五里远的一个村庄。我们爬在一棵树上，目睹了一个民兵用一支步枪毙了那个杀人犯校长。我们还知道那女尸是一个上海知青。

明江上的浮尸带来了两个结果。一个是关于王福的。王福宣称，每天晚上，那个女尸会变成一个美女；一个有血有肉的美女——他强调——来到他的屋子，他的床上，同他共度良宵。

王福一脸满足地说：“她是缠上我了。她待我多么好啊。”

对于光棍王福的说法，大家都不当回事，那只不过是意淫罢了。但这世上的事情有时候是多么令人困惑。很多人看见，某些时候，明江的水面上会突然盛开一朵巨大的花朵。还有人看见，每当深更半夜的时候，真的有一个白衣女人飘向闸门间。有人还听到过闸门间传来的女人清脆的笑声。

有一天，郭昕对我说：“你不觉得王福变得精神了吗？那是因为他有爱情了，他爱上了那个女鬼。”

我说：“你也相信吗？”

郭昕靠近我的耳朵，诡秘地说：“我见着了那女鬼。昨晚我整夜守在那里。”他见我不相信，补充道，“我吓得小便都出来了。”

说话的时候，我们正在郭昕的家门口。郭昕家的院子里晒着一条短裤和一条长裤。郭昕指了指那长裤，说：“瞧，裤子还晒着呢。”

我这才注意到郭昕今天穿着一条短裤。那是他惟一的长裤，自穿上后他没脱下来过，脱下他的裤子等于扒他的皮。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。

我说：“你尿床了吧？”

“你他娘的才尿床呢。”他恶狠狠地白了我一眼。

我说：“开个玩笑，生什么气啊。”

另一个结果，你可以猜出来，大家对那个眼白多过眼珠的人——他的大名叫震宇——刮目相看。他的名字牛皮，脑袋更牛皮。如他名字所隐含的意思，他真的把大伙给镇住了。副统帅正有一个天才论，那是歌颂毛主席的，因此叫震宇天才不好，大伙想了想，叫他原子弹。为什么这样叫，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但大家一致认为他具有人所未有的智力，威力无比，他已把这个世界捣鼓透了，捣鼓得稀巴烂了。一切秘密都向他敞开着，任何事物都难逃他那双火眼金睛。就算这个世界像原子弹一样复杂，对他来说只是小菜一碟。有人说，他有孙悟空的本领，面对一团乱麻，只要吹上一口气，乱麻就变成了一匹白布。

我记得，他曾无比自信地向我们宣布：“这世界是有规律的，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旦夕祸福，一年分春夏秋冬，大伙都要吃饭睡觉，万事都有自己的逻辑系统。抓纲治国，纲举目张。”

总之，在我们眼里，震宇这颗原子弹已被我们捧到天上去啦。导致的后果就是，他越发用白眼对着我们，我们很少见到他那颗细小的光芒闪烁的眼珠，他这颗眼珠就像党和国家领导人，一直住在中南海，难得让人民看上一眼。

郭昕显然被震宇征服了，他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成了震宇的跟屁虫。这令我相当失落。我已习惯于同郭昕说话，但现在他快变成震宇的那颗眼珠了，我经常找不到他。我走在街头时，感到这

个暑假更显无聊。

我无聊的时候，会去阳光下看大字报。大字报不再像早几年那样贴得墙上是，电线杆上是，树上是，甚至天空也是，令人感到这世界最多的就是毛笔字和纸，令人以为全国人民都立志成为书法家。虽说现在大字报少了，但只要上面一有风吹草动，大字报还会被贴出来。有人说，写大字报的人就好比旧社会的嫖客，几天不进窑子，就会浑身发痒。这话是金桑子说的。这话说得相当反动，但任何反动的言行，发生在金桑子身上，大伙都觉得拿她没办法。听说金桑子解放前是一个戏子，也有人说是妓女。不过他们说戏子和妓女是同一回事。金桑子相当泼辣，一种很那个的泼辣。我妈曾用不屑的口吻讽刺过我爸，她说像金桑子这种女人，你们男人一定是又爱又怕。

郭昕有时候也会找我玩，但自从跟上震宇后气味有点不对头，他的一言一行都有震宇的味道。表情有了一种冷漠的锐利。更令我吃惊的是，他摇身一变，变得像震宇一样能说会道。

郭昕发表高论：“这世界的一切都是清楚的。这世界百分之十是好人，还有百分之十是坏人。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将百分之十的坏人揪出来，打倒。”

他的话吓了我一跳。我古怪地看了郭昕一眼，以便弄清楚站在我面前的是震宇还是郭昕。是郭昕。郭昕在阳光下显得无比高大。

郭昕意犹未尽，继续说：“你知道，这意味着十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坏人。这样看来，坏人还没抓完，他们还躲在黑暗中垂死

挣扎。”

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识别好人和坏人。对此,我相当担心。我不明白,为什么这世上坏人刚好是百分之十,而不是百分之九或十一。但毛主席老人家说得很清楚,我不敢反驳毛主席。没人敢反驳毛主席他老人家。

我不想讨论这个凶险的话题,我怕一不小心说错话被他们批斗。这样的事曾在别人身上发生过。我还是换个话题吧。关于女鬼的事近来传得越来越广了。我问郭昕:“最近有没有关心王福的事?”我看了郭昕一眼,他一脸的不以为然。

“最近这事传得有鼻子有眼的。”我说,“很多人告诉我,晚上路过闸门时,看到有一白色的东西在水中,是花朵。这花朵还会变成了风筝,在天上飘来飘去。”

“根本没有女鬼。”郭昕迅速地打断了我,他武断地说,“这都是迷信。”

“你不是亲眼见过女鬼吗?”我十分迷惑。

“我没见过。毛主席说,世上本没有妖魔鬼怪,妖魔鬼怪是从人心中跳出来的。心中有鬼的人才会见到鬼。”他眯眼观察了我一会儿,说,“你见到过鬼吗?”

我说:“也许只是幻觉。我没见过。”

“这不就对了。我相信你心中没鬼。”郭昕说,“这世上的事毛主席著作全讲清楚了。毛主席没说的事就不存在。”

我还是认为这世界相当令人困惑。比如女鬼夜访光棍王福这件事。这件事现在不但已传得家喻户晓,而且越来越复杂。现在,女

鬼不只纠缠王福一个人，我们街区有不少男人也开始被女鬼纠缠了。听说，附近村庄的男人也有被纠缠的。

没人再敢夜晚去闸门间玩了。即使在白天，闸门间看起来也是阴森森的。那个地方有时候被用来做临时太平间，曾停放过至少十具尸体。那地方还吊死过几个人。只有那些被女鬼纠缠的男人不怕去闸门间。

即使这样，在这种无聊的日子，有点鬼事可以谈谈也是件不错的事。谈鬼怪至少比看那些样板戏要来得激动人心。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，我和髻毛躲在酿酒厂阴凉的仓库里闲聊。

髻毛说：“这段日子，街区犯夜游症的男人越来越多。那是女鬼勾引的结果。他们子夜时分来到河边，等待那个女鬼的出现。然后，他们就去闸门间鬼混。”

髻毛是个说起话来滔滔不绝的家伙，我有点烦他。但因为郭听现在成了震宇的走狗，为了不令自己太孤单，我只好对自己要求低一点。这会儿，街区非常安静。近来，我的感觉有点过敏。我总感到空气里有一些暗香浮动。我甚至经常梦见那个女尸。当然，出现在梦里的已不是女尸，而是一朵花或花朵一样的美丽女人，是个穿着白衣、没有脚、像风筝一样飘来飘去的分外妖娆的女人。听到街区流传的关于女鬼的说法，我有点担心，我是否会被女鬼纠缠。其实也不是太担心，在梦里，女鬼的衣衫透明而飘逸，她身体的曲线婀娜多姿，令我心头有难以言说的温暖。我想，被女鬼纠缠也许是件不错的事。

髻毛刚才的述说使这个光明的午后显得十分可疑，好像这会

儿有一种莫名的暗影遮蔽了阳光。其实这暗影是一闪而过的王福。我们都知道王福是个酒鬼，他来酿酒厂没安好心。其实我们来酒厂也没安好心。

髻毛说：“他娘的，那管仓库的不睡午觉，你偷不成酒。”

王福说：“我有事，我不是来偷酒喝的。”

王福在附近转了一圈。又回来了。他说：“他娘的，还真不好下手。”

髻毛得意地笑了，他的表情坏坏的。他早已想好捉弄王福一把。髻毛喜欢捉弄他可以捉弄的任何人。刚才，他在一只酒壶里撒了一泡尿。他说：“王福，你没偷到酒吧。你过来，这里有酒。”

王福拿过酒壶，摇了摇，说：“是尿吧？”我们板着脸。王福怀疑的眼光慢慢转变成贪婪，他似乎更愿意相信这是酒。他端起酒壶，喝了一大口。疑惑在王福的脸上停了一会儿，然后，尿就从他的口中喷出来，把我和髻毛喷了一身。

髻毛说：“他娘的，你的嘴巴怎么成了鸡巴，往我们身上撒尿。”

尿还喷到我的脸了，我闻到一股恶臭。尿洒在我衣服上，我的人造棉衣服迅速褪色。我把愤怒发泄到髻毛身上，我说：“髻毛，你的尿都是些什么，怎么会这样。”

髻毛对衣服褪色现象也纳闷。这令我们感到光天化日之下见到了大头鬼。我说：“是不是那女鬼藏在这尿里？”我这样一说，感到女鬼好像真的在身边，她像花朵一样在风中开放。

王福在一边狡猾地说：“我早知道是尿，我知道你们想欺负我。”

我让王福过来，我得问他关于女鬼的事，问问他女鬼晚上怎么纠缠他。王福见我们感兴趣，激动得眼睛都红了。由于王福急于想把所有一切都告诉我们，他开始说话时显得结结巴巴。这令我感到那女鬼好像就在他的舌头里打转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心都跳了起来。王福说：“她每天来找我，穿着戏服，没有脚，她躺在我的怀里，把我带到天上。”王福描述的女鬼和我梦里出现的一模一样。他们说，女鬼白天会变成烟。这会儿，王福的话都变成了烟，这烟在酒厂仓库缭绕着。

我说：“为什么女鬼要缠着你呢？”

王福说：“我也不知道。一定是她看上了我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怕吗？”

王福说：“怕什么？人才可怕呢。”

王福走后，我和髻毛又讨论了一会儿女鬼。髻毛突然问我：“那女鬼会不会勾引我们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说：“谁？”我反应过来，髻毛指的是我和他。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她勾引我们有什么用，我们又搞不大她的肚子。”

髻毛神经质地大笑起来。

晚上，我和髻毛终于弄到了真正的酒。我们逃出酿酒厂，就狂喝了起来。没走几步，就感到浑身是胆。我都感到我能创造点儿人间奇迹。这会儿，如果让我指挥辽沈战役，我认为也没问题。

我吐着酒气对髻毛说：“哥儿们，我们看鬼去。”